

红山文化

玉器与新品鉴考

冯永谦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红山文化玉器与新品鉴考

冯永谦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冯永谦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山文化玉器与新品鉴考 / 冯永谦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205-06505-8

I. 红… II. 冯… III. 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赏-中国
IV. 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360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书画彩印中心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印张: 16

字数: 370 千字

印数: 1 ~ 25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策划: 张志敏

摄影: 冯永谦

责任编辑: 李顺英

封面设计: 杨勇 白咏

版式设计: 冯永谦

责任校对: 于凤华

书号: ISBN 978-7-205-06505-8

定 价: 96.00 元

紅山名今名
碧玉証古史



戊子秋日

馮永漁





冯永谦，汉族，1935年12月23日生，辽宁沈阳人。1954年，在东北区第二届考古训练班结业后即分配到刚组建的东北文物工作队工作，从此开始了至今已五十余年的文物考古生涯，从事田野调查、发掘与研究。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历年工作与学术活动中，曾被聘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辽宁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文博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委会委员；参加相关的学术团体，为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并被选为辽宁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会长等，还担任《东亚文库》常务副主编以及《辽海文物学刊》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主编等。

在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五十余年中，研究方向所涉及的范围，有中国历代考古、中国古代陶瓷、中国历代长城与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已发表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文章一百五十多篇，出版自撰和主编专著十余部，有：《东北考古研究》、《北方史地研究》、《中国陶瓷全集》第九卷《辽西夏金卷》、《东北历史地理》、《辽宁古长城》、《松辽文化》、《法库县文物志》、《营口市文物志》、《北宁市文物志》、《彰武县文物志》、《凤城市文物志》、《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等。在历年的学术研究中，所发表的一些论著，曾获多项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奖，有的论著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本人传记被收入国内外出版的四十多种不同领域的《名人录》和《专家学者辞典》中，并曾被邀请赴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

目 录

缘起	1
----------	---

上篇 红山文化遗存概略

一、红山文化的发现历程	9
(一) 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点检	9
(二) 红山文化内涵关系	12
(三) 红山文化玉器分布地域	13
(四) 玉器——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物	14
二、考古发现的红山玉器概要	16
(一) 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遗存出土玉器情况	16
(1) 赤峰市红山遗址	16
(2) 赤峰市西水泉遗址	18
(3) 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墓葬)	18
(4) 敖汉旗赵宝沟遗址	19
(5) 敖汉旗小山遗址	20
(6) 敖汉旗南台地遗址	20
(7) 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	21
(8) 林西县西门外遗址	22
(9) 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	22
(10) 翁牛特旗黄谷屯遗址	23
(11) 翁牛特旗海金山遗址	23
(12) 翁牛特旗石棚山墓葬	23
(13) 翁牛特旗小善德沟遗址	24
(14) 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	24
(15) 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墓葬	24
(16) 巴林左旗刘家屯墓葬	26
(二) 辽宁省红山文化遗存出土玉器情况	26
(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遗址	26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胡头沟墓葬	27

(3) 凌源市三官甸子遗址 (墓葬)	28
(4)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遗址	29
(5) 建平县牛河梁遗址 (墓葬)	29
(三) 吉林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情况	33
(1) 农安县左家山遗址	33
(2) 农安县元宝沟遗址	34
(3) 长岭县腰井子遗址	34
(4) 镇赉县聚宝山遗址	35
(5) 镇赉县南山头羊墓葬	35
(6) 通榆县敖宝山遗址	35
(7) 通榆县张俭坨子遗址	36
(8) 安广县永合屯遗址 (墓葬)	36
(四) 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情况	36
(1) 肇源县望海屯遗址 (墓葬)	36
(2) 泰来县东翁根山遗址	37
(3)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李家岗子墓葬	37
(4) 依安县大桥遗址	38
(5) 双城、肇源、大庆、杜尔伯特、齐齐哈尔等地遗址	39
(6) 五常县莲花村墓葬	41
(7) 延寿县火烧嘴子山遗址	42
(8) 尚志县亚布力遗址	42
(9) 庆安县莲花泡遗址	42
(10) 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	43
(11) 鸡西市刀背山墓葬	44
(12) 饶河县小南山遗址	44
(13) 密山、桦南、汤原、友谊、同江、抚远等县遗址 (墓葬)	45
(五) 天津、河北、陕西等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	46
(1) 武清区十四仓清墓	46
(2) 围场县下伙房墓葬	46
(3) 阳原县姜家梁遗址	46
(4) 韩城市梁带村遗址 (墓葬)	47

下篇 红山文化玉器新品鉴说

三、各地收藏者所收藏的红山玉器	51
(一) 人物造像	51
(二) 人头像与人面	54

(三) 龙	56
(四) 蚕	59
(五) 蝉	62
(六) 鸮	63
(七) 龟、鱼、扇贝	66
(八) 羊、猴、狮、狐	67
(九) 鹅、刺猬、夹虫、蛇蜥	68
(十) 异化动物	69
(十一) 马蹄形箍	71
(十二) 勾云纹佩	72
(十三) 性器	72
(十四) 礼仪神器	74
(十五) 钺	76
(十六) 斧、凿、刀	78
(十七) 小斧、钺、鏃、凿、刀	79
(十八) 戈、锥	80
(十九) 细石器工具、箭镞	81
(二十) 杂器	82
(二十一) 贝币、玉贝形币	84
(二十二) 叶形饰	85
(二十三) 璧	86
(二十四) 环佩	88
(二十五) 玦	89
(二十六) 簪、镯	90
(二十七) 管珠饰	91
(二十八) 坠饰	92
(二十九) 饰件	93
(三十) 韩国金喜一先生收藏的红山玉器	96
四、对新见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察	104
(一) 人物造像	104
(二) 人头像与人面	105
(三) 龙	105
(四) 蚕	106
(五) 蝉	108
(六) 鸮	108
(七) 龟、鱼、扇贝	109
(八) 羊、猴、狮、狐	109

(九) 鹅、刺猬、夹虫、蛇蜥	110
(十) 异化动物	111
(十一) 马蹄形箍	111
(十二) 勾云形佩	112
(十三) 性器	112
(十四) 礼仪神器	113
(十五) 钺、斧、镑、凿、戈、锥	115
(十六) 细石器工具、箭镞	116
(十七) 杂器	116
(十八) 贝币、玉贝形币	117
(十九) 叶形饰	118
(二十) 璧、环、玦、佩饰	120
(二十一) 簪、镯、珠管、坠饰	121
五、新见红山文化玉器图录	124
后记	244

缘 起

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个话题，如果当初不是走进这个领域，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恐怕连想也不会想到，更不要说我还会在这个题目下写点东西了。

说起我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在1954年春天，随着我国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各地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开展，在工业上，建工厂、修道路；在农业上，修农田、筑水库，大规模的破土动工和空前的基本建设，使埋藏在地下的我国古代遗迹和文物有了被发现的可能。如不及时抢救清理发掘，古代的珍贵遗存就将遭到破坏，我们先人创造的灿烂文化的实物例证就会永远地毁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工作被提上日程。1954年3月1日，东北区第二届考古训练班开学，我从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考古训练班学习。6月中旬，训练班课程教学与考古实习结束，随即以该班学员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文物工作队，该队负责东北地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我也由此每天活动在这个古代辉煌的历史文化大观园中，耳濡目染，去听、去看，并且亲自动手发掘，对获得的出土各类不同的遗物，进行清洗、粘接修复、观察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红山文化。

我了解红山文化，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首先，是在1954年考古训练班的课堂上。在当时各种课程中，“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三本讲义：《东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东北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当时东北的考古发现里，红山文化自然是个重点，并且是经过发掘的既有遗址又有墓葬，同时获得大量遗物的古代遗存。三本讲义分别介绍了“红山文化”的发现及其各自的内涵，因此，其讲课内容丰富而具体，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其次，是在东北博物馆的展览陈列中。东北博物馆是历史老馆，旧有馆藏，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博物馆，那时的馆舍处在“庭院深深”的近代优秀建筑的院落之中。东北文物工作队从成立起，就设在东北博物馆院内。此时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有珍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精品之外，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东北考古陈列室”，展出了多年积累在东北地区所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红山文化遗物的陈列，因其过去经过发掘，出土文物数量较多，陈列自然就很系统，因此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有这个方便条件，我在工作之余，总是在博物馆的展览室中度过。其后，东北大区建制撤销，在1959年东北博物馆改为辽宁省博物馆后，东北文物工作队并入博物馆，改为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成为博物馆内的一个专业部门。这样，我除了在文物队的正常的考古工作外，在“全馆一盘棋”的部署下，还有机会参与博物馆布置的

各种展览陈列工作，使我有机会亲自接触库房馆藏文物。一边是田野考古发掘，各种地下无法预知的遗物亲手提取面世；一边是博物馆的历代藏珍，展示广阔深邃的历史文化艺术，使我眼界大开。同时，我还负责博物馆的照相任务，如展览陈列所需的文物摄影与放大陈列照片等都由我做。这些都是使我能够接触各类藏品的极好机会，并得以亲自过手和观摩，进行了解，获得相关的知识，因而这也是我最好的学习机缘。文物工作队归属博物馆的三十余年时间是令人难忘的。我除做本职的文物考古工作外，还做了很多与我本职工作不相干的事，但这却是一个扩展见闻、培养锻炼能力的不寻常的课堂。知识的积累很重要，尤其是经过实践得到的知识更为宝贵！学习是随时随地的，知识无处不在，知识就在你身边。举手即得，积累知识，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1986年1月，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使考古工作更加专业化。我们文物工作队也从博物馆中划分出来，组建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一个独立单位。我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仍从事探寻松辽大地的悠久过去以及还不为人所能解索的历史谜团。田野风雨，涉水登山，将岁月留在了揭开那些沉埋于地下的历史遗存之中，直至1995年12月25日退休。

我从1996年起，开始了退休生活。一般来说，退休生活标志着和原来的工作没有了关系，这种突然变化，未免使人有些失落。但这对我来说，从思想上看，还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虽然形式上有了点“清闲”。因其没有像工作期间总有那些分配下来的、干不完的新任务，要你争分夺秒地去做；现在可以搞些个人感兴趣的研究，做点自己想做、而过去又没能够做的事情，于是就开始探究某些方面的课题，积累资料，然后再写点东西。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当然也是很好的。不过，说到这里，也有一些惦念，就是原来在工作中未完成的研究以及要编写的历年工作中积压的发掘报告等，由于离开了工作单位，再也没有机会去编写完成了。当年的田野工作，后浪推前浪地向前赶，这项工作刚完，另一项工作又来，没有时间去进行整理已获得的那些珍贵的田野调查和发掘材料，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堆积在库房中和记录在档案袋里，不是亲自调查和发掘的人，很难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于是就成为“死材料”，这些现在还不为世人所知的考古资料，谁也说不清楚能否保证其以后不会损失，想着这些也着实令人惦念！

退休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后，我除了搞点个人有能力完成的研究外，也做了一些社会广大群众需要的工作。如参加相关媒体和收藏组织等举办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活动；又如有的收藏爱好者，请我看其收藏，并询问真贋与价值如何等。还有，近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拍卖公司，欲取得文物艺术品拍卖资格，必须有五位具备文博单位退休、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人为公司顾问，并报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方可从事这项专业拍卖，因此，我即受聘于拍卖公司为顾问。刚一接触这些工作，我才发现民间这个收藏队伍的庞大，它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等都是其成员。而收藏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举凡历史与现今所有门类，没有其不具备的，而对于历史则更有特殊现象，比如我们过去所见地下出土的遗物，全是真品，而现在接触到的，就大不一样了，不仅有真品，而且更多的是仿品，真与仿无所不在，鱼龙混杂，真是不胜枚举。这使我感到，的确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认真从事。通过这些活动，使我有新的体会：收藏，不能简单地看，这个队伍这么庞大，涉及的范围这么广泛，的确

是一门需要深入研究的学问。

我此后陆续认识了各地很多收藏者，他们也谈一个话题，都说收藏需要眼力。尤其现在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开放，各地都十分兴旺，无论大小城市，都有文物艺术品市场，参与其中的人越来越多，相互交流。盛世收藏，当然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文物艺术品本身，却是真赝俱存，并不乐观，因而此时确是需要“眼力”。所谓眼力，其实就是鉴定。鉴定，是收藏中最重要的一环，常是成败的关键。在我这些年较广泛的与收藏界接触中，使我认识到，群众确实喜爱收藏，但却苦于无法鉴定，不知有多少人始终处在“接受教训”之中。但是，掌握鉴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既要有书本上的理论修养，又要有行动中的实践锻炼，并能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避免失误。而有关的人如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则是很必要的。

本书的内涵，是红山文化方面的课题，也是现在人们常谈并且是十分关心的话题。

红山文化，偏居祖国的东北，但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却是享誉国内外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考古学文化。但其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是逐渐清晰的。

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知道红山文化，那时还没有定名，只知在考古发现地的赤峰红山后，有两期遗址、二十多座石棺墓，而保存于东北博物馆的藏品，也就是“红山后”考古发掘的出土遗物，有些石器，诸如石斧、锤斧、石刀、细石器，还有一些小件玉器等，而其代表性的遗物，是有特色的彩陶和红陶，这就是当年认识的红山文化最初面貌。过了几十年，后来的发现让人惊异，陆续加深认知。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由朝阳来的一位农民，将其在大地里捡到的一些器物送来博物馆时，对其中的一件玉器，经李文信先生鉴定，因其形状颇似马蹄，当时称其为“马蹄形玉箍”，而进一步探考其用途时，又称之为“束发器”。这两种定名，至今仍还为研究者所使用。但这种器物，现在也还是没有明确地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应该叫什么名称，但从后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例看，它在墓中位于人骨架的头部或上身附近，当初的这种称呼，看来似有其可能性，不过也不能完全确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器物，现在还说不清。但这种器物，当年经李文信先生的命名，至今大家还在沿用着，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研究，路程还正长着呢！

红山文化遗物面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近年才有的事。在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范围内，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早就见过，只不过那时不知道它是怎样的历史遗存，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罢了。在历史上，早已发现了红山玉器，并为人们所收藏，如在陕西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在天津的清代墓葬中，都有“玉猪龙”的出土，这反映的是红山玉器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喜爱和收藏，死后并将其埋入墓中随葬，其他人见过或拥有而没有为我们所知，当是很多的，可能的只是那时人们不认识其为红山文化遗物而已。

现在红山文化的名声，由于各种渠道的传播，影响广泛，已是闻名中外的考古学文化。尤其玉器，更为突出，特征明显，精美绝伦，几乎可以说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物，是其象征，因之为人所乐道，爱之者广泛，几乎达到“无人不晓”的地步。

就红山玉器而论，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极少的，可以说其数量微不足道，所见器

形，也仅是有限的几种，为数众多或我们没有见过的正不知有多少。近年由于红山玉器的声名鹊起，世界各地以及官私都需要，因而有仿制品出现，同时鉴定又跟不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山玉器的认识和收藏，有时被人见到也无心过问。

现在，收藏界中觉得红山文化“玉器”多得不得了，都是当今的仿品，人们见之而不敢伸手，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甚至是谈红山玉器色变，说什么：“不用看，都是假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在仿制品太多，真品很少，索性就不看了。有时真品就这样被漏掉，实在可惜！笔者曾去玉器仿制地进行调查，了解情况，看到的是：有的地方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仿制，不是三家两家，在一地就是多家，各家所存玉料堆积在庭院内外，如山似堵。但一般都是家庭作业，一家一户进行，其仿制的效果参差不齐，达到的程度也是高低不同。他们的作品流出，于是红山玉器就显得太多了，各地文物市场都能见到，多到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步，因而甚至连看都不看，就说“是假的”，弄得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红山玉器了。但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说假红山玉器多吗，其实如果我们把所有假的都算作真的，把它们加起来，也未必能超过真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总数。我们知道，红山文化玉器的声名鹊起、真正被世人认识的时间不是太长，到现在为止其仿制才几年，仿制的地点也只不过有数的几个地方，而且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并非是完全公开、大张旗鼓地设厂招工制作红山玉器，只是家庭作坊，一家一户进行，究竟能生产多少？时至今日，新仿品红山玉器逐渐被人们认识，一般不再收藏，其仿制的前景也并非特别看好，其生产自然受到需求的限制，现在国内市场不大，国外也难以认同，因此，虽然这些仿制品会依然存在，但它不会最终影响红山玉器的价值。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由于红山玉器仿制品的存在，现在收藏界对红山玉器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追求，以至不管在什么地方见到，甚或连看都不看一眼，就一言以蔽之曰：假的！其实，这是在一定道理下的一种心理状态，因为仿品确实大量存在，他就会想：你怎么能有真的？那么红山玉器现在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从目前的状态看，一是真正的红山玉器没有被发现，保存在地下还是大量的，我们能见到的、也包括保存在博物馆中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品，毕竟是少数。二是在民间确有存在，在红山文化区内，有的拥有者不认识，不以为意，随便放在家中，丢失、损坏也不以为意，这种情况的数量是不小的，但是一般人没有机会能够见到、甚至获得。三是有些红山玉器被识者或收藏家谋求到手，就不再拿出来，沉入箱底，保存起来，如此做的也不在少数。四是在市面上有时也能见到红山玉器，毕竟还是有人要拿出来，不过数量不多，不是每次都能见到，只能是偶然发现，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人就常能得到这种机遇，不过这不是普遍的。五是现在能于市面上普遍见到的，就是新的仿制品了，即或真品就藏身其中，也说是现在红山玉器没有真的，其实是一般人没有这个“眼力”，遇到真的也不敢说它是真的。说到这里，我想讲此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为他人鉴定时，对其所见物品真贋把握不大，可是地位又把他架在那里，不好说我不懂，但为保险起见，就说它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说是假的，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是最保险的了，这样做了，即或将来被鉴定出它是真的，也不会追究其什么，如果认不清，说它是真品，将来鉴定出它不是真的，而是贋品，那就会被指责这个人如何如何，其水平也太

差了。为“保险”自身“名誉”起见，于是现在似乎形成一种倾向，即使见到真品尚在思考之际，宁愿随便说它是假的，也不肯轻易说是真的。我们随时都能听到“现在的红山玉器没有一个是真的”这样的话。

目前发表的关于红山文化的论著，就其数量来说确实是不少，但对于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博大而深掩着、对人们甚至是臆想不到无穷奥秘的红山文化来说，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从实物着手去探求红山文化的主人那段已经远逝的历史，我们已经见到的红山遗物又有多少？多少年的使用、流传、损失，到今天恐怕是百不什一吧！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关于红山文化遗存，经过考古发掘的毕竟是少数，只有这些经过科学手段而获得的出土遗物，才是真品，是最可靠的，是我们认识与比较、区分红山玉器真贋的原始依据，也是赖以鉴定红山玉器的标尺，这些年对红山玉器有如此充分的了解和精深的研究，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起步的。出土的玉器是珍贵，但可惜的是数量太少了，器物种类也有限，它们远不是红山文化的全貌，仅用这些出土的遗品去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够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在生活中，人们又见到许多的红山玉器，其数量与种类不知有多少倍地超过已知的科学发掘品，并且是有很多是历年出土品中所不见的器形，显现出红山玉器的内涵深邃与不可思议！它们究竟真贋如何，确实需要认真研究。在今天我们已有一定的认品水平，如果能区分出那些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则无疑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将有极大裨益。

现在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认识，就其程度而言虽然有限，但都在进行研究。已出版的一些论著，介绍的藏品中，就有很多不见于既往出土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红山玉器数量之大和种类之多。对于论著中所披露的玉器，读过之后，每为之深入思考，虽然不无需要深入研究者，但还是提供了思路。

笔者在了解红山文化过程中，除重视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外，搜集其他相关的资料也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和各地藏家的接触，见到许多红山玉器，常有此前未见者，这既丰富了内涵，也扩大了视野。当然更见到各种仿制品，这个数量也是很大的，它从另一面教给你一种知识。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个比较，认识真的红山玉器恐怕也会是更困难的。

目前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已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早已超过这个文化的分布区域。譬如本书所采撷的红山玉器，就有北自黑龙江，南到上海，东起桓仁，西抵赤峰诸地，其中刘国友、刘文水、彭占杰、宁会学、郭拥军等诸多藏家，都有辛苦追求的人生经历，收藏结晶的成果，也是令人为之欣喜。与此同时，红山玉器的收藏早已远至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收藏。笔者寡闻，在应邀赴韩国访问时，即见收藏家收藏有红山玉器。至于笔者所未见的，则更不知其凡几。

本书中搜集的红山玉器，如果放在红山文化整体中去衡量，恐怕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虽然品类、器形很多，并且有许多是此前所未见者，然而仍远不足以说明红山文化玉器的全貌，但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出大海的深邃，由此可见，红山文化“神秘莫测”的东西还多着呢，正有我们至今所未曾想象过的。

红山文化玉器鉴定，现在一般看法和认识也不一致，对一件器物的肯定与否定似乎没人认可。由于有大量的新仿品出现，使它从前几年的巅峰迅速滑落下来，那时你争我

要，价格很高，现在因一般人难辨真贋，致使见有真品，也颇怀疑，不敢遽下决心收藏，颇有“一钱不值”的味道。而有的人进行“鉴定”凡是过去未见、或者对一个没有绝对把握的器物，为了“保险”起见，就轻易作结论说是“假的”，这对个人来说是“保险”了，但对一件器物来说，却可能是毁灭！这一现象，反映出人们对红山文化的了解还不深刻。

不过说到鉴定，我们也得承认这个事实，现在所能见到的红山玉器，其件数与原有之数量相比，恐怕只是九牛一毛，尚不成比例，缺乏整体认识，此为其一；尤其有地层依据的考古发掘出土物，为数更少，作为有标尺意义的东西不多，难以事事为据，此为其二；而这一文化的发现时间甚短，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正在探索，许多问题还处在求解之中，目前虽已取得可观成就，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揭开了这一历史时段的神秘面纱，使其渐露真容，然而其未知者，仍然是渊若沧海，未可蠡测，此为其三。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经验可循，出现误指则是可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公布出来，大家研究，有了认识，总结出其规律、特点、工艺技法与其他特征，等等，这样我们会逐渐认识红山文化和其有特点的玉器。依据这种认识，笔者将所见到的红山文化遗物、尤其是玉器，加以整理，以及个人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出来，使之成本书，希望能提供给广大读者一个认知以及研究和参考的材料。

但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所言未必中的，鉴定也可能失疏，错误自知难免。诚盼方家批评指正，以有裨于学术研究，是所望焉！

上篇

红山文化遗存概略

